



## 舅舅的婚期

王新博

从我记事起，舅舅的婚礼就被提上了日程。

那时候，经常听大人们说，舅舅找了个女朋友，准备结婚了。女朋友是什么？年幼的我完全没有概念。妈妈停下手里的活儿，笑笑说：“女朋友是将来要结婚的人，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你将来也会有。”“我才不要呢。”我大声反驳。大一些才明白，孩子终究是要离开父母，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的。

舅舅到底什么时候结婚？这个问题，从我上小学开始，一直问到上大学。妈妈的语气从笃定到犹豫，然后是无奈：“谁知道呢？”舅舅不结婚，跟那些铁了心要单身的人又不同。他从没表示过不婚，每次过年回家亲戚们问起婚期，他都会说：“明年一定结！”等到了明年，又会继续往后推，一年又一年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确实有个女朋友，还带回来两次。他们从大学开始谈恋爱，至今已十多年。

每次回姥姥家，大人们都会坐在一起，谈论舅舅遥遥无期的婚礼。姥爷叹口气说：“唉，爱结不结，随他去吧，以后我也不管了。”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失望。姥姥打圆场：“也许他有什么苦衷呢，咱们不要逼他了。”哥哥插嘴：“单身的人多了，一个人多自由啊。”姨姨立刻皱起眉头：“去去去，小孩子懂什么。”

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孩子，初中就开始谈恋爱了。也常被大人拿来开舅舅的玩笑：“恐怕等你小外甥结婚，你这舅舅也结不了。”在谈恋爱这件事上，我碰过很多次壁，但无论是被甩，还是被爸妈教训，都没能阻止我继续追爱的决心。虽然那种感觉像坐过山车，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像一个疯子，但我知道，这是独属于我的青春时光。

就在我们对舅舅的婚事不再抱有期望时，他却突然宣布，今年一定结婚，话里透着一股子破釜沉舟的劲儿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。姥姥姥爷立刻忙碌起来，张罗酒席、订酒店、准备婚礼用品。看着他们忙前忙后的身影，我心里涌起一阵酸涩，暗想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这些年，他们为舅舅的婚事操碎了心，现在，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。

临近婚期，我也放下手头的事加入到婚礼的筹备中。彩带、拉花、红彤彤的“囍”字……我们把屋子装扮得喜气洋洋。我和哥哥一边吹气球，一边窃窃私语：“他俩不会在结婚前跑路了吧？”哥哥说：“那咱们就不认他这个舅舅了。”我妈在我后脑勺扇了一巴掌：“你俩是脑残剧刷多了吧。”

当天晚上，我偷听到舅舅和妈妈姨姨的谈话，谈论他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。舅舅说：“我总想着要打好地基……不能没个结实的底子，就急着往上垒砖吧？”妈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，让爸妈一天到晚乱猜测。”舅舅叹了口气：“我是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，想着自己好好打拼几年，按揭个房子再结婚，可没想到这么难。”姨姨红着眼眶说：“傻瓜，那可可是在深圳呀。”

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舅舅不一样了。这个每次回来都给我和哥哥带礼物，带我们去吃烧烤、打游戏的男人，好像一夜之间成熟了。同时，我也明白了，恋爱是两个人的事，而结婚却是许多人的事，同时还有许多看不见的问题，横亘在面前。

结婚本身并非人生的必选项。我想，重要的不是什么时候结婚和结不结婚，而是，当你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时，能坦然地、坚定地说：“这条路，是我自己选的，我走得心甘情愿。”

## 塔影京华

王彦平

每季来北京小住，窗外的中央电视塔便映入眼帘。它像一个擎天巨人拔地而起，头顶琉璃云冠，身披钢铁鳞甲指点江山。尤其夜间，恍如一座璀璨夺目的灯塔，这座高405米的天宫美人，既非冷峻的钢铁怪物，亦非呆板的信号指针，倒像是从《天工开物》里跳出来，又顺手蘸了现代墨汁彩绘的神话蟾宫。

相约秋日，举家登塔。电梯倏忽而上，耳膜微胀间忽闻童声惊呼：“咱们变成穿云箭啦！”金色厢门开启时，置身二百余米高空，但见北京城已自动切换成沙盘模式。长安街化作金线穿梭，鸟巢水立方成了水晶积木，西山仿佛宣纸上晕染的丹青。最妙的是那“吼得驻”铜喇叭，对着它喊一嗓子，竟有电子声一本正经点评：“声震三里，可惊飞鸦！”惹得游人纷纷变作人形喇叭，与清风比赛谁更聒噪。

旋转餐厅更是妙处。取一碟三文鱼转身，窗外故宫已悄悄挪了方位；舀勺冰淇淋的工夫，国贸大厦又从左边溜到右边。美食与景致在舌尖眼底跳起圆舞曲，让人吃得肚圆还不忘嘀咕：“这转盘莫不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改的？”

下层文化厅里暗藏玄机。新闻提词器前站

定，顿时腔调拿捏：“观众朋友们……”话音未落自己先笑场；比画主持人手模，发现名嘴们竟都是纤细玉指派。最绝是那春晚小品《不差钱》的影像与道具，绒面座椅上仿佛还留着笑谈的余温。

沿阶而下忽见奇观：巨型火锅模型张着朱红大嘴，孩子们钻出锅沿探头，活像刚涮好的羊肉卷儿成精。此情此景教人顿悟——北京城的烟火气，原是从405米高空飘下来的：糖葫芦的甜、二锅头的烈、臭豆腐的醇，全都拌在这座钢铁巨人怀里，酿成独特的京味儿鸡尾酒。

暮色初临时分，塔身果真渐次亮作悬空宫灯。凭栏远眺，但见京华苍茫处，既有30年前父亲口中的青瓦平房，亦有今日玻璃幕墙电子屏折射的流光。电视塔倔强地站着，如同一位既会讲5G直播又会唱京剧的须生，伫立北京中轴线一端，把岁月揉成星光，撒向人间万家灯火。

旋转餐厅餐毕回望，那塔尖正拈着半弯新月当书签。忽然懂得：所谓的地标，不过是城市写给天空的情书，而中央电视塔，便是盖在情书落款最闪亮的那枚印。可惜，这枚印没能盖在家乡太原。

## 太原地铁一号线站名掌故

### 学府东街站

郝波

学府东街站位于小店区东中环路和龙保街、学府东街的交叉口之间，车站共设4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名为学府街东口站，公示名为龙堡站，最终确定名为学府东街站，因邻近学府东街而得名。

学府东街系学府街东延伸段，西起太榆路，东至东中环路以东，2019年建成通车并命名。

学府东街站毗邻龙保村。龙保村原名钱家坟，因坟墓增多，改名为千家坟。后因东山洪水由东而来未淹过该村，由西而来的洪水亦未淹过该村，村民认为是有龙王保佑，改名为龙保村。1932年版《阳城县志》记载为“龙保”，但是同时期老地图仍多记载为“千家坟”。1954年的两版太原市地图上则“龙保”“千家坟”皆有记载。此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原地图中，“龙

保”与“千家坟”亦次第出现。

1969年的太原地图上出现“龙堡”，此后，上世纪70年代的多幅地图上也记载为“龙堡”，疑似因音近将“龙保”误写为“龙堡”。因本村村民仍使用“龙保”作为村名，故1982年，一条通往村内的街道被命名为“龙堡街”。但是后因有关部门错误使用为“龙堡街”，所以又将一系列道路错误命名为“龙堡路”“龙堡西路”“龙堡南街”“龙堡街南一条”“龙堡街南二条”。学府东街站因邻近龙保村，更应命名为龙保站，只因“龙保”“龙堡”混乱使用，地名主管部门也莫衷一是，故最终却以村名命名，改以学府东街命名。

学府东街站附近有九一小（东中环校区）、富力金禧城、龙园小区等。

## 漫步秋雨中

赵俊峰

寒露已过，太原居然连着下了这么久的雨。假期时，尚可在家躲避，到了工作日，便不得不走出家门，去到这雨中。

秋雨不急不缓、连绵细密。雨势大的时候，从天上连下无数道银线，在黑色的马路上积下浅浅的水坑、激起阵阵涟漪；雨势渐小，这银线也断断续续，变成随意挥洒的姿态；更多的时候，秋雨只是笼罩在身外的迷蒙雨雾，在湿润的头发和衣物上才感到雨的存在。

树叶还是绿色的，只是这绿色在雨中明度变低，成为一种更加深沉、更加静谧的绿。银杏那小摇扇似的叶子迫不及待地黄了，在灰色的天、深绿的树映衬下，醒目得如同披着金衫的仙

女，徐徐播撒出一地的明亮与诗行。

和着秋雨的韵律，人们的脚步也变得和缓了。屋檐下，无所事事的麻雀和燕子蓬起绒毛，探头探脑地打量着路面和行人。一切都是湿润的，橱窗、墙壁、花草，沾着水、挂着露。张开耳朵倾听，连店铺的叫卖、汽车的鸣笛、街巷的喧哗，都被蒙上了一层薄纱，融入这淅淅沥沥的轻柔合奏之中。

若是不急的话，合上手中的伞吧。细如牛毛的雨滴打湿不了衣裤，涟漪微漾的水洼映出的却是一方洗去铅华的云天。

在这一停顿中，我仿佛也成了太原的秋雨里一行清亮的诗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